執齋先生文集

執齋集先生文卷十二

萬安劉玉著

序

送劉侯之桂林序

劉侯以象州守九載奏績京師天官考功者書稱付於文選或曰以劉侯之賢治效彰灼必有顯陟或曰以象州之遠侯往復十三年之勤其陟也必有善地已迺擢貳郡守仍于廣之桂林累三考晉一階再涉八千里之外能大而報輕功勤而任左知侯者咸以為疑侯曰予知之矣世之工為宦者飾言詞習恭遜是以佞能予弗能也專矯激立

聲名是以詐能予弗能也假親知胥黨援是以勢能予弗能也私餽遺資請託是以貨能予弗能也抱迂疏之質爲州夷獠之間力雖勤而功不茂惠雖布而上弗聞方且悻悻然坦懷信已其免於過幸矣然猶階五品之崇佐千里之命斯分之過也而又何疑予曰不然馮唐爲郎資非不深也賈誼爲相才非不優也張詠在蜀任非不久也府爲而已況官人者之於才猶匠者之於木惟所用之而遠近崇卑有所不計夫豈升棟而詘楹內堂楣而外簷櫩哉惟其當而已侯之爲象州也廉惠公勤象人安之上官稱之官人者蓋知之矣若廣右之難且遠使者蓋屢言之而豈

不知哉顧以官人之道驟用不如歷試之深嘗試不如諳練之久而侯於廣右政既逹矣民既孚矣猶車攻馬良騁於熟道所以留於桂林者殆以民故況桂林廣右首郡郡之亞貳守與守同之其任抑豈輕乎哉侯顧當益懋厥心敷于有政功益著則位益隆吾未見溯於前而不逼於後者且侯之先自廳訪公三世俱以德業躋膴仕登甲科而位未盡酬其有待已侯敬承之德益盛則慶益光吾又求見積於先而不發於後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德懋懋賞蓋天人必然之應也區區淹速何足置懷抱間邪侯曰善於是疑者釋相率爲祖而俾予述斯言也以贈

侯名昶字日永萬安石洲里世家敦朴坦易庶幾古君子之風云

送歸善林君之令河池序

爲邑百里爲民萬家寒者之衣饑者之食善者之勸不善者之懲政令之所施賦稅之所出其利病不下堂而可知其風化不移時而可洽令之職其不可不重也然侯服之內民素習而教素敦故其令爲易若乃荒服之外去京師踰萬里溪峒之爲阻而豺虎之與隣一不中其情則怨詈梃刃勃然交於胷中不可以文而從不可以武而懾故其令爲難令於遠者其尤不可不重也然人之情毋忽於遠

授之者强爲而遠其情居之者怠爲而廢其事則何以丕變裔人而益弘治理哉我國家深仁累洽四海同風令於遠者尤重其選於是東莞林君仲芳以鄉進士拜河池令峩冠紆帶乘傳以行知林君者僉以爲林君善士明於禮經河池僻在慶遠之西素稱獷悍柰何以河池而辱林君或曰經所以致用文所以附遠假林君所以重河池也奚其辱相率詣予請言致期勉之意予聞之民無常俗道有常用閩蜀之在古初較河池猶之魯衛蜀以文公而興於學閩以常衮而興於文君誠以禮而率河池之民河池之民有不從焉而興於禮乎易爲言而絃歌變卉裳而逢掖

端有在矣噫予每怪令於遠者恒鄙其民民之遠者恒易其令君下車之隙詢其故老王宜山之善政其尚存乎察於其人莫南舟之恭順其流風不終泯乎報政而來予將有以觀君且以觀河池之人也

送判簿黄君之萬安序

萬安稱江右名區其山崇以邃其水浚以宏其壤奥以沃其民之俗明譜帙重墳墓篤婚姻勤生而節用好文而右儒其得如此然悍而湫容卒然之項嫭笑爲仇毛髮必競甚則呼黨與執梃相毆又甚則操短長組織爲訟犇糜糾結累數年不休此其失也上之人或以爲虎兕或以爲鷇

鶵噬之嚅之而玩者益肆束之策之而戾者益頑竊擉以其人頗知義不以勢詘凡其所爲荒者亦皆有所不平苟自其不平乎之因其善而導之宜無不可化而積習因仍滋久弗治循吏之效能無望扵上之人乎餘姚黃君某以能選主萬安簿君上世顯赫繼科名者迄于今不衰君過庭聞詩禮去而習律令得其肯綮累掾勞升扵天官再試優等以受茲任萬安之人遊京師而覩君者莫不喜設祖于子酒酣相顧而言曰幸矣予邑之人以君爲之理其殆庶幾矣乎衆曰然則語扵君曰剛柔何常之有惟厥中惠不以貌威不以勢與其失之殘寧過扵厚君曰然則復于

衆曰佗香之爲簿不殺而化以鷹鸇不如鳳也諸君將使予鳳乎衆曰然則又復於君曰鳳之爲鳳以德不以形使鳳而搏擊奚其鳳然鷹鸇則雖不搏擊其足爲鳳哉君又曰諾衆君子因退予爲序以贈且俾觀者胥有感焉

送大參何君督餉朝京序

河南地界河山高者苦旱卑者苦潦平曠者苦風故其耕難民逃地無所出率里社代其征故其征難糧有京有邊有禄米有兌軍重者數倍遠者數千里民雖下貧率間歲一遠輸故其輸難比者寇擾内訌仍以旱蝗郡邑蕭然征輸益窘

朝廷雖屢行寬恤之令而軍國之儲不可缺也故督餉者其任尤難何若子元以大參寔總其任留行過予那索予贈言君先方伯所薦易㸃也奇文與學予夙知之已而登甲第入職方出參方嶽政事之才章章在人耳目英年雅望孰能出君右乎宜乎當道以所難任君君亦任所難而弗辭也昔者魏相李沆爲相君子稱其能達民之隱鮮于侁爲轉運君子稱其能宣上之德李吳劉晏爲度支君子稱其能濟國家之用今國用窘矣民力殫矣達民之隱宣上之德而濟國家之用不有望於君乎君登朝著見周召諸公爲我訊焉大學平天下之道必謹於生財君何而生

之者衆若何而食之者寡若何而爲之者疾若何而用之者舒誠究而行之則天下可均矣何難之不易哉於是同寅王君獻可首爲詩十章以倡諸君屬而和者盖未已也遂書以爲之序

分景贈行詩序

錫山秦君國聲居汴泉以學政作師儒昭其文也居汴藩以戎政靖寇亂厲其武也兹晉大方伯往淮東藩盖搶攘彫瘵之餘熊資其文武也汴之僚吏士民惜其去而難其留相率爲詩以贈同寅王君獻可析景物爲題詩成屬予序夫贈言之什肇於烝民降而河梁浸不逮古寓言江漢

者或失之誣肆意宛洛者或失之靡自餘食皆瑣瑣不足珍則曷若徵其景物聲諸詩以爲贈哉嘗送君出封丘門登高以望之遐想昔遊歷歷在目無一非起予者瞻嵩高則思申甫之生經首陽則思夷齊之節覩洪河清洛則思神禹周召之功謁楳耆衍昜之塋則思義叟之道弔廣武昆陽詢汴渠艮嶽因慨然興亡之際而其餘一丘一壑一亭一池覽昔人之所遊蓋亦不能忘情於得失也則又即其詩而觀之徵聖賢者可以興述興亡得失者可以鑒道山川形勝民風物態者可以觀斯固諸君之所以爲贈也至若撫景而懷其人誦其詩若履其地斯又交相爲感

者也抑予聞之天下之山莫高於岱宗天下之水莫大於瀚海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君之兹行疊雲蕩胷洪濤豁目其起予殆必有進於此者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可得而嗣其徽音乎斯則予之所以贈君治定之餘必有佳製願請益焉

周氏世德録後序

古者國有史郡有誌家有譜而已世德而録之蓋昉於憲長周君公儀闡世德也周氏自吉水徙脩江世德相望君既録之秋官董君序之而又屬太史徐先生贊之內閣費先生序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君之用心其遠矣哉

間出以示玉得縱觀焉若孫謀之平反有于公之慶可歌之誨迪有彥方之誠朝奉與閒之賑卹有承逸之仁與閒草庭之保障有贊灿之義望江之死事有王蠋之忠劉夫人之植孤有共姜之節靖軒禎溪翊軒有箕山之趣梅月陳夫人之教有瀧岡之榮綬寧松陽之政有宓宰之譽凡登諸録者若繁星麗天群峯抜地鬱焉巋焉可以聳觀聽而垂不朽矣玉雖生晚不獲盡覩光烈而幸接下風於今之諸公都憲公弘而敏憲使君粹而文侍御君端而毅皆篤材之英選也且奮於南宮者踵趾相承噫何周氏之多賢耶即所見以徵諸往由所見而推諸來世德之閫將弗

愈遠而彌光乎用書以俟夫續是錄者

大叅王君贈行詩後序

晉爲冀中唐虞之澤未泯而文悼之霸風存焉恒霍之崇河汾之瀦其靈淑之氣磅礴鬱積大鹵金岩産猗氏之鹽所得而鍾抑豈稷說龍逄狐趙隨冀所能鍾而盡哉故其豪傑之生世不乏人若太史公之史文中子之教彬彬州之文裴晉公之勳司馬公之德載諸簡冊炳炳弗磨夫均是地均是人均是風氣也然而有異焉者則稟賦之美涵養之至然也簡冊遠矣若都憲楊公之宦業氷淸而霜厲薛文清公之理學繭絲牛毛而粹然一出於正求二公

而不可得而求諸其鄉或庶幾焉賓長王君石泉貿城世家其爲人外和而內剛中確而外襲蓋雖囿於風氣之中而實超於風氣之外則其稟賦之美涵養之至有不可得而誣也譬諸材焉非其地弗生非培之弗長非飽霜雪歷歲年弗成藉曰成矣非兼是數者果可以棟清廟而航百川乎方今天下日入於敝非強有力者不能振而起之然所謂强有力者豈悻悻之謂哉能自治以成其材君君是已茲君由閩臬晉擢楚藩鄉衮相率贈言君之後歷都憲林公言之詳矣楚之民俗憲長周先生言之詳矣而予復舉是以爲告者與君揚前烈而達諸天下也系之辭曰

冠切雲兮佩曳虹蜺覆太行之巔兮吐河流而東之耿三
晉於骨鯁兮揖華勳於憂燊群臣儼乎後先兮聆傅巖之
清誨世靡靡其孰振兮要莫先於德明揭嬰羅於璇樞兮
曾魑魅之敢藏歷九疑將北旋兮美夫君之行邁出幽辭
於蜀巖兮寄餘音於天籟

振旅安民敘

大都憲涿鹿鄧公始以少司徒家居辛未劇賊起京東肆
掠畿省
詔起公巡撫河南秋八月公至洛誅猷脩戰守分師戍賊
所衝冬十一月賊分犯河南北涉入汝宛公度其勢非邀

兵制之不可奏劾累上而益哀鄉兵募民馬峙芻糧明年
春二月邉兵至大捷踰月賊黨悉平公於是汰貪吏絀奸
民覈頁租均徭役又明年境内大和居者顧其室家而言
曰而休養生聚此向之屠戮焚燎也行者顧其徒御而言
曰而囊橐舟車此向之攘敓竄伏也耕者顧其禾黍而言
曰而耕穫菑畬此向之戎馬蹂躪也讀者顧其詩書而言
曰而絃歌俎豆此向之鼛鼓震驚也則又聚而言曰吾何
以有今日非公誰使然哉於是老者倡之少者和之遍于
群僚達于方嶽聲之為詩而繪之為圖圖凡三曰陳師匡
國曰臨戎決勝曰振旅安民諸君子敘其前矣以末簡授

玉玉聞之兵出曰陳師入曰振旅然陳師非難而振旅爲
難至於振旅則功可得而言矣公之初至河南也二寇縱
橫動稱數萬而吏不知兵兵不知戰雖使韓范御之豈能
控赤手以抗白刃哉故不得已而爲邊兵之請此公之大
慮也及賊深入屬民公憂形于色不復知有榮辱利害此
公之大忠也已而崇府告急公欲率僚吏士民赴之雖危
不顧此公之大勇也自師之興公北踰漳南渡汝東過陳
西抵洛無日不在鞍馬間此公之大勤也噫方賊之被驅
歸德使得邊兵數千人追之則可以剪其兇於始而平既
捷使軍令歸一則可以速其殄於終而事有不然此公之

所以不有其功也然要其本末竭力殫心不徹於勝而為所以勝使寇息民安國本有泰山磐石之固公之功蓋有在也昔者秦隋之季恒陳師矣而振旅未之聞也漢唐之季亦常振旅矣而安民未之聞也陳師決勝者一時之功振旅安民者百世之功公之功所以為大也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用書于末簡庶幾傳信者有所採焉

誠感河平詩序

河自西極入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自開闢迄于今不知其幾千萬年然載記所傳固可攷也禹鑿龍門析砥柱載之大陸是曰開天漢武時河決瓠子通於淮泗帝親臨河

群臣召新卒塞宣防是曰回天秦决河以灌大梁使水失
其道齊堤水以泛趙魏趙魏堤水以汪齊使水不得安流
是曰違天漢季河决而東新莽私其元城墳墓不復堤塞
使瀕河數郡之民危於魚鱉是曰廢天開天者與回天者
存違天者亂廢天者亡乃若不堤塞不疏瀹不勞民力不
費民財一致其禱而河流自回是曰格天開天者以神回
天者以力格天者以誠天之格也雖曰
宗社之靈生民之幸然非人臣効節抑何以致其然哉正
德癸酉夏河决於黄陵潰其二埽勢將北行以危運道都
憲新安劉公以才猷受

簡命搬漕河之政專理河防於是選功能專責任計材用
賦工役將疏河以導其歸築堤以防其潰則又慨然念曰
蓑者張秋之役
國家財力方殷今也寇攘災殄之餘民剝膚至髓何以堪
之迺秋七月一日丁卯公率二省憲臣齋祓具禮儀爲文
致禱憂國卹民責躬籲天之意藹然溢於言表祭之日大
雨越數日河流暴漲又數日河徙而南向所決者淤爲平
陸淮海不濬而自通曹單不培而自固公嘉神惠幸民之
奠安也爲詩以志喜河南藩臬聞而和之憲副文君裒之
爲卷題曰誠感河手以見公所以格天者惟誠故也或曰

天可格乎曰奚而不可天人一氣而已劉昆叩首而止火耿恭再拜以致泉矧公以近臣受
皇命憂勤之心悃愊而不能已故一致其禱而河流自回蓋感應之機有必如是者矣或又曰是道也可以為治道獻乎曰奚而不可道莫大於誠敬使臨事怕如防河則事無不理求治恒如致禱則功無不成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又曰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公蘊蓄有素一見於用遂底河平由是進而台輔極誠敬之道則格天
格
君格于有衆可以一貫之而無餘矣噫非大臣其孰能與

於斯玉不佞借書以爲序

贈黄伯馨海陽司訓序

儒者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周衰其道不行於是孔孟立教以明之故道雖不行於天下而行於吾儒漢唐而下其道不明於是程朱立言以明之故道雖不明於天下而明於吾儒降是而又晦焉吾儒之責也予嘗仰而觀之天確然在上其道行也俯而察之地隤然在下其道行也吾儒渺然中處而其道不行何以參天地而立人極哉然則儒之道果何道邪曰聖賢之道也抑聖賢豈自爲道哉天地之道也其體具於一心其用應乎萬事其說載于六經四

書其效著于禮樂政教淵淵乎其深而非隱也浩浩乎其博而非雜也必持志以凝之窮理以聚之克己以復之力行以終之苟溺於辭章騖於功利皆斯道之蠧也抑予有感焉向之不行夷狄亂之也向之不明老佛蔽之也今非有夷狄佛老之害而斯道不明不行可不思其故邪蠹生於木而稼傷乎螟此予深憂斯道反咎吾儒而慨聊道之不立也噫非有志之士孰能興起於其間哉比予督學八閩博雅之士挾藝而來試若雲蒸雨沛雷電激而蛟龍翔郁乎其文也龍巖黃伯馨雖未嘗及試然雅聞其爲人蓋興起於陳布衣之風而講學於蔡虛齋先生之門有志之

因索其所著槪之聖學樞航皆經傳之格言易圖總

象備焉學之體也續又得其史圖觀之自上古迄於

國初治亂得失是非邪正毫析縷列雖不具焉學之用也

於予雖不試伯馨得其爲人矣今年伯馨計偕上京尋館

之西塾篤義而謹禮信乎其爲佳士也已而奉廷對受海

陽司訓以行予既爲德馨喜而又爲海陽人士君蓋今之

世以伯馨處有司未必能處之學校則師道可立師道無

他儒者之道是已而伯馨求益不已請予贈言夫道大而

有本苟行有一毫之虧則道之體以虧心有一毫之蔽則

其用必有一偏之害伯馨尚益充其素志勵行於幽獨之

中窮理於應事接物之際使脩於身者全則教於人者博矣昔昌黎爲潮陽刺史延趙德於鄉校於是教化行而人材興起今以伯縈爲師儒而又有明守令海陽人士將然興起斯道以用斯世者乎濂溪先生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予於是乎有望

送建安楊仁夫歸省序

比予以董學至建安於山見武夷之秀於水見建溪之清慨然懷古詠仰止之詩興景行之志思考亭而不見盖其流風餘韻僅有存者於是求諸今則楊文敏公蜚聲光嬿然而其人亦不可作矣於是訪於其家舉飛敭立其門第

也衍沃惹菁其園林也雲容日彩煥然天表者其　制誥
之藏書史之積也是時都憲諸公多宦遊四方獨行素先
生家居出爾容年高而德邵如靈光之巋然子姓數百指
曳襟裾而懷鉛槧如蘭桂之敷榮從而試之誦孔孟而談
伊周者如珠玉之不可揀乎於是喟然嘆曰文敏公之遺
澤厥其百世不泯者乎予既去閩揚氏之登科者比比有
人竊自信乎言之有徵獨仁夫不偶以貢卒業南雍乎緣
舊知延之教嘗愨其為人端恪有禮其為文質而不迂蘧
而不肆信家學之有自也俄而註銓謁歸過乎言別予喜
其仕之可期而學之未艾也為之言曰士之承其世家若

孝親忠君成已成物而已仁夫之歸而養也可以成其孝進而仕也可以成其忠然非學以脩之則何以成夫已非推而行之何以成夫物至君貢焉科焉達而公卿焉是有命存夫何容心哉不觀之水乎源於山沛然歸於海其爲溪爲淵爲江爲河亦何容心哉吾知濬其源而已矣是故有若亭之學術而後有文敏公之事功仁夫曰諾遂書以爲贈

贈司訓戴君之任興化序

戴君克明與予生同邑尊公少參與先公登進士同科予少與君先後入邑庠同學君明敏端淑力學事進取與予

同志已而予竊科第而君累困場屋竊嘆淹速之不同今
年君偕計而來稟然首選拜興化郡學司訓於是又竊喜
其進之未嘗不同也忽行君索予贈言閩天下人材之淵
藪莆中又八閩人材之淵藪也尊公嘗以巡按監其丁酉
鄉試先公亦嘗以副臬監其癸卯鄉試流風餘韻宜有存
者而予又嘗督學于閩莆之故知之詳矣其地東南瀕海
黿龍魚鱉寶藏之所興群峯環之壺公端然秀出於群峯
之上木蘭陂貫於其中演溢流溉盖無不腴之田亦無不
豐之歲也其人士挾經而待問者或聚而居或散而處占
千爲朋如海藏之富宿德元老或坐於朝堂或卧於林壑

可敬可仰如壺公之尊通材敏識布列於百執事或理政刑或司風化無在無之如蘭陂之潤盖其地與人其勝如此以君而君其學校則已之德可以被於人人之德可以資於已交相為益有餘裕矣而奚以予言為哉雖然不可以無告也方今天下道艱而治不興有識者盖禀然憂之莫知所措以君幼學壯行之志獨無怵然於中邪竊以為天下不患無政化而患無人材不患無人材而患無道學倡道學以興人材吾不於君望而誰望明道學以隆政化不望於前人士而又誰望乎聖賢之言布在方册清心以講之正已以率之先德行而後文藝遠功利而崇氣節如

是而道學不明人材不興政化不隆未之有也易曰同聲相應于與君所同者多矣今之言將無同乎又曰同氣相求君見莆中諸公洎其人士爲我謝曰天下猶舟也幸相與圖之

贈曲阜令孔君序

古者學于其家仕于其國所傳習者先世之典章所設施者髫稚之聞見爲師友者非其父兄則其姻黨爲之吏民者非其所親則其所識也故其德之得也深而治之致也易三代以降學者去其家以從師仕者去其鄉以從政有苟且嘗試之心而無濡染漸摩之素故其學之成也難而

化之入也淺世之不古有由然哉我
國家重道崇儒自京師達於海濱莫不有學自辟雍達于
庠序莫不以孔子為師官人之法則自一命而上必銓諸
他省而土著不與焉惟曲阜聖人所居世澤孔厚於是遴
其族之賢且能者以補邑令而又別建之學以教其族人
皆殊典也今年曲阜令大宗衍聖公咨於衆僉曰維其宜
衆之所服庶無煩言大宗曰諾哉維予心疏聞輙允於是
孔君承震拜命以行君先令朝邑公之子毓家學挺秀薦
屢躓春闈需次於銓部者廿有五年今茲之選可謂嚴且
精矣少司寇臧公瑞周以姻婭屬予贈言予維君聖人之

齋學聖人之學而治聖人之鄉非聖人之道其奇以爲君告乎昔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化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聖人蓋深甚之所謂道者果何道耶予嘗聞之矣曰脩己以敬曰親親仁民曰庶曰富曰教曰審法度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皆聖人之道治之要也然則所謂公生明廉生威者非聖人之道耶曰道也在聖門不假於言在後世不容於不言也君講之家庭猶朝饔夕飧饜飫之矣由是推之曲阜不猶車攻馬調騑驂於康莊者乎君作而言曰吾子以先聖人之道責予予敢不勉於是君子知大宗之公於舉也君之不忝所生也果能

推其學以治其人也遂書以爲之贈

邵武令蕭時鳴贈行序

予少讀書鄉校聞諸人曰士君子志於及物不爲良相必爲良醫或曰醫者一技之工爾君子學道愛人不爲良相必爲良令相者助天子出令令者受天子之令而牧民者也令之及物不能如相之大相之及物不能如令之專或又曰令有君道焉非相所能盡也天子南面於天下令南面於一邑天子尊而遠令卑而近非天子無以佁天下仁民之政非令無以成天子仁民之功予以之三者質於師師曰醫者窾坎之潤也相者雲雷之搆也令者陂澤之

灌也天子造化之神也予謹識之已而從先公爲令歸安視篆之餘仁施義設曾未朞月政化大行民之仰戴如父母神明信乎爲令得民之易也其後予叨甲第爲令于濉景行先譜雖無能肖似而仁民之志庶亦無愧焉故予於爲令之事恒喜言之以歷之久而閱之深也今年予親蕭時鳴自春官就選天曹拜邵武令過予言別且曰起鳳三世孱甥盛族而執事孱婿寒門又與先君子有麗澤之契在起鳳有師資焉令之稍乾事嘗以語人不識可以語起鳳否乎予曰昔者令先少參大守經術咸以世業顯敭於時先尊貢士英才邃學視科目如探諸囊中不幸賚志以

矣吾子之遊邑庠上春官靡場屋亦不可不謂淹且久矣茲乃釋褐以受民社之寄是猶淵源之水陁於瀨石梭楷杞梓之幹摧剝於霜雪之餘而復萌芽積之深者流必長抑之久者發必盛於銜今乎何有雖然不可苟也請言其職而吾子酌之今古諸侯也官不過七品而任則重地不過百里而責之詳是故有臨於上者何以承之曰謹其禮有仰於下者何以撫之曰篤其仁有伺於旁者何以治之曰明其法教養兵刑役賦賓祀事紛如也何以理之曰致其勤萬斛之舟運於一柁曰正其心百雉之城潰於蟻穴曰戒其失千里之途差於跬步曰審其始九仞之山虧於

一贊曰勵其終乎曰盡之矣中都武城復作不易斯言矣吾子勉之異時報政厯斯言之可徵也夫

虞侯榮徵贈行序

虞侯始以名進士出宰嘉魚嘉魚之政蔚然一新尋以能更乎萬安萬安之政又蔚然一新既屆考績將束裝北上省郡洎邑之吏民挽而留之無幾銓部奉朝命以臺諫來徵蓋方考績而留之者一邑之私不俟考績而徵之者天下之公尚賢也時予省從家君廣文諸君偕士友詣予道侯之意屬予贈言予曰侯之政予知之矣其詳云何或曰是能賓吾以禮或曰是能勗吾以學或曰是能均於賦粟

益之以稱其情或曰是能平訟不軒輊以寘人於罪至君學署城垣筑坊叢塚庾廪犴獄途梁井埠之脩雖運於一心而皆委之能者故其功不勞而集此其始之所以得民終之所以來召命也予曰美哉侯之為政度越於尋常遠矣由是晉而羽儀

天朝霖雨四海奚假於言矧予方以默自勵將何以為贈乎雖然諸君之意不可虛也請誦所聞以為侯告道者誠而已矣孔門論達道達德九經獲上治民之本必歸之誠孟子從而申之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然則天下之道孰有加於誠乎誠者存諸心為忠

出諸口爲信加諸人爲實惠措諸天下爲實功一以貫之
之道也玉少頗有志老而無成常自歎於誠之未至麼儇
質粹而氣充識精而才敏施於嘉魚如此施於子邑如此
獲於上下者又如此𧨏洪濤於萬斛之源聳明堂於千仞
之幹崇階峻望孰得而禦之𢦏觀其所以爲之者要於誠
而已矣古之人君司馬公之粹德魏公之直言諸葛公之
扶危文山之取義進而伊傅周召之輔治皐陶益稷之陳
謨皆一誠之爲也人徒以爲古今聖凡不可企及殊不知
聖凡之分以誠之未至誠苟至矣何古今之有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政令聿新至誠之化將無資於股肱耳目之

臣乎此侯之行玉所以不能已於言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惟侯其擇焉

從化令沈述甫贈言序

沈述甫閩中之彦也其學聞之家廷其識精其文暢其行淳予總學時拔之多士中期以遠大後數年始以義經領鄉薦予已悒然逞之再上春官遂以親老受樂亭教諭而去予於時尤拂然弗以爲嫌而述甫不屑屑也然樂亭去京師甚邇其名易聞今年值

朝廷重邑令之選銓曹遂以述甫晉從化令述甫方壯齡將賈勇群英必期再起從化之行人咸以爲屈予獨以爲

不然令之秩雖卑而其任實重樹社稷為之君育子民為之父謀生儒為之師六曹之事無所不該百里之内無所不統苟得其人則天子雖尊可不勞而化行於蔀屋之下寓縣雖廣含靈蚑息者無不自得於光天化日之下其任如此而可以為屈耶顧所以任其重何如爾昔子游為武城宰所以對夫子者必曰學道愛人述甫於道講之素矣宜若無以人言為也雖然既其文未若既其實予嘗為令請試言之而述甫擇焉予少有志於學筮仕知有道而已不識所謂勢利者而趨避之臨於上者雖不敢慢未嘗諂也俯於下者雖不敢侮未嘗褻也伺於旁者雖不敢縱未

嘗刻也蓋道者理之所當行令之道莫大於仁其乎公廉勤慎仁則愛根於心而政之體立公廉則人無不服勤慎則事無不理而政之效增抑有本焉程子之論爲令必曰誠心愛民誠者無所不實尤爲政之本也予之令輝其民頗馴然竟莫能追古之循吏而並竊有愧焉殆誠之未至也從化在嶺海間去京師萬里頗鬧難治述甫既任其重當察其所難因予之所已言而勉其所未至則從化之民將愈從化孟子固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青出於藍予當刮目以俟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二

拙齋先生文集卷十三

引

西墅八景圖引

西江天下之勝萬安據其上游爲名邑邑所治西城最勝予劉世居之爲名家自予家渡江而西曰西水益勝叔父之別業在焉爲名墅墅西面隴而東負岡岡形類象故曰象隴良田沃壤耕者之所止隴之西折而入數里曰蓉峯泉其草茂牧者之所趨隴之南十里許曰葉逕重山密林樵者之所往來山傳隴而高者曰馬梁馬梁之下小溪合而東行其委臨顛崖草樹蒙絡春水旣深可以泛出溪滸

江而南灘流束於巨石者若龍門然可以釣龍門之下石壁削立下廣而中夷暑日旣西涼風不絶觴客而醉必於是而憇焉由石壁取逕登平岡即墅所負隔江仙鶴諸峯崇遂巉巘氣勢與馬梁相接晴光夕靄千態萬狀環列於墅之外者可席地而攬之而附郭之居廬横江之舟楫其夥不列也叔父以其勝在西命曰西墅析其勝爲八曰象隴農耕龍門漁釣春山牧唱乘逕樵歸石壁薰風梁溪春汎馬山夕照鶩嶂晴嵐合而命之曰西墅八景屬史爲圖將斬大夫士爲詩命玉叙所以命名取勝之意夫方始於東成於西東爲春爲農爲紛華仕者象之西爲秋爲義爲

白為凝實隱者象之叔父隱居樂義潔素之道脩諸己而凝實之道著於時於名稱矣夫是故景仰足以究其德音傲足以頤其神餘力足以卓其業而豈徒勝乎噫地之勝者若摩詰輞川之圖逸少蘭亭之詠雖以其人要亦未越乎翰墨之間以西墅之勝叔父之賢而又托諸翰墨奚愧焉玉雖無能昔者從先公以遊嘗登高命賦而今忘矣叔父倘不以賤為嫌請得而繼其勝也

竹林圖引

竹林七君之所遊也其地在共城西林麓殊勝予嘗訪其遺迹則已化為緇黃之居露泫烟凄有可慨焉者矣此圖

玉川所畫予弟麻溪之所藏也展而玩之則其琴觴之趣曠達之襟宛然如在目睫世恒以金石爲堅粉繪爲假豈其然耶抑予因是而有感焉士生天地間孰不以從君爲志不幸遭世𨊼㕫名義感其中而事變怵於外於是不得已而爲沉湎之逃其志固可憫矣雖然君子居世獨無大中之道乎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否則守死善道而已固不當混迹於初尤不當染指於後也故嘗爲之評曰叔夜魏人典午之興能非薄殷周至死不二貞哉嗣宗雖玷於勸進然不過辭而又能韜迹辭婚庶乎智矣秀之聞笛伶之荷鍤咸之達音雖沉其彩時露一斑

降志放言亦其次也至若僕射司徒俛首趨時而卒無益於理亂者迤之之謂吾無取評焉綜而論之則嵇阮卒於景元之前佺咸仕於泰始之後仲容之行尨劣於子期巨源之職業優於濬仲此尤論人者所當察也既爲之評復爲之一歌曰太行屹兮泉流激兮有植者林虛且直兮當塗之季時孔棘兮猗七君者遁而逸兮酣歌荒宴耽此溺兮或隆或汚史莫匿兮嶽哉斯圖儼遺跡兮海濱汶上邈不可及兮

論

養士論三篇

士生於三代之上上之人重之而士亦自重士生於三代之下上之人輕之而士亦自輕成周盛時學校禮義之教備矣業成則賓而興之獻于天子則拜而受之是故名實之道舉而敦厚之化成降及漢唐以勢位籠絡天下之士學校之教教此而已科目之取取此而已是故冒濫之心恣而奔競之風起蓋三代之上上求乎下以成其治三代之下下求乎上以致其身夫致身所以行義求皆不可然求之而自輕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何以言之今日之士未必非後日之公卿今日之公卿未必非前日之士誰有輕於前而能重於後哉爲士倘明爲然必將進而爲士

而自輕則居職位必不能直己任言責必不能盡言臨患難必不能死難此士貴於自重而上之人不可不重之也嗟乎士之自重亦何待於上之人重之而後重邪奈之何人品不齊志於道德者或寡志於功名者常多三代之時輕勢位以重道德士見夫重之在於此而輕之在於彼也是故忘其外而安於自重今之時未敢知其何如赫然自尊而恝然不復重天下之士士見夫輕之在於此而重之在於彼也是故急於外而忘其自輕且人之氣養之則充折之則餒氣充則自重氣餒則自輕臨之以勢位則是折之而已矣嗚呼龍至靈也善養者馴之松栢至勁也抵於

崖石則盤屈而不逐此無他誘之者深而壓之者重也今天下之士去古遠矣購之以科目之利而較之以文藝之末固已薄矣奈何重以勢位而驅之哉孫叔敖治楚知其市亂由幣之輕也重其幣而市治今士之輕由道德之不重也必重道德而後可以變其自輕

天下之勢其猶垂秤乎溢之以錙銖則重減之以錙銖則輕而低昂變矣漢興懲秦坑儒招天下士命有司勸爲之駕而溺冠之風未泯也故其所得皆頑鈍無耻酈生孔光張禹之徒而漢亦弊矣光武中興深懲其弊禮拒光儒風節延至陳蕃李膺之徒重義彌固而漢亦賴之所以然者

漢高以尊顯誘士光武以天子而下匹夫也茲非輕重已然之明効乎今天下輕重之勢判矣爲士者非藉科目無以自重然爲上者豈可忽其然哉科目士之所以進而天下之所以治也使爲下而不致君爲上而不求治則可爲下而欲致君爲上而欲求治則科目者不可廢而慮之必有道矣夫水之蓄而深也既高其防矣亦必有疏泄之方而後可息其衝決放溢之患今也敺天下士納之科目束之以法而不慮之以道衝決放溢豈獨其性然邪昔陳公選之按江右也類群士而雜試之取之者莫不服又從而告之曰已遇者不可以一得自矜未遇者不可以一蹶自

阻九仞之山功或虧於一簣三獻之璧價將重於連城聞之者莫不厭也今也限而試之去取之嚴矣曳白之誚賁緣之譏慄挾傳遞之禁告戒之嚴矣然冒濫僥倖者或不免焉則重士之道果以其法乎君子小人天下所不能無而言之不可不謹也使其人而君子邪言之適以沮其自重之心使其人而小人邪言之適以成其自輕之計夫不見於未言之前而獨見於已言之後可不思其故歟霜露降則蔓草萎春陽煦而枯荄茁有由然矣是故舉直錯枉則枉者耻於枉隱惡揚善則善者樂於善蓋古今之常道而待士者所當謹也

嗚呼士之輕重非卒然所能爲也葢其來漸矣自周之衰聖賢之教化不復見於天下天下之士一變於戰國其失也蕩再變於漢其失也刻三變於後漢其失也激四變於唐其失也浮兩晉五代之間駁乎無以議爲也惟宋諸儒由六經以明聖賢之意士之道葢彬彬焉惜乎上之人不能因其重而重之使天下之皆重也然其說具存其學專於爲已其德本於躬行其道在於致君澤民而禮義廉耻尤其大閑也舉而行之何患乎士之不重今之學校非不取諸此也然所事者空言而科目之利又從以誘之空言則無躬行之實誘於利則有徇得之心如是而欲其重猶

却步而求前也故嘗論之求士於宋儒之先患其知之不明求士於宋儒之後患其行之不力盖未明而明之於行之何有既明之後則將委諸空言而無所事行宋儒之於道既明矣今士之誦之者不輟於口而行之者若無與焉是則空言為害而科目使之然也夫科目非不善也因其言以觀其心因其明以觀其智因其達以觀其才里選之法廢何以易此所惡者用智自私深其文以窘人之知刻其意以求人之合夫是者豈足以盡道則徒使人益務於空言以徇其得而已矣且昔之害道者異端今非有異端之害而道不行於天下是則空言無實者今日之異

端也為學如牧羊鞭其後者今力行者或後矣要在黜空言崇實行學校之間正已以率之進其善以勸之退其不肖以懲之使空言之害息徇得之心泯則聖賢之道見於行而為士者自重矣抑聞之醫之道有標有本急則治其標緩則攻其本輕勢位以重道德之風治其標也重學校以求道德之實攻其本也上之人銳意不廢士習之重其端在於此乎

張浚

君子極天下之危志為之主而才以成之惟其有是志也是故當大任而不疑臨大難而不懼身可殺而氣不可奪

惟其有是才也事變糾紛而應之也當才雋殊詭而皆有以用之夫然後功可立而天下可安譬之舟焉志柁也才楫也楫所以行舟然非柁則斷潢絶港而不知所屆故與其有是才而無是志寧有是志而無是才誠有是志則才可勉不然才者亂之資也嗚呼當國家傾危奸人黠虜肆然於天下而民之君父又若綴旒弁髦而無所容此誠人心天命存亡之幾忠臣義士所爲扼腕而起也然非有是才志則亦安所濟乎吾求之古得二人焉於漢有其志有其才而無其命也又得二人焉曹操之於漢有其才而無其志

張浚之於宋則志有餘而才未足也操不足責若浚者豈非君子所深與而重惜者乎天水中微金源搆釁徽欽遷而北高宗奔而南天下之勢如滄海橫流莫之敢過傾危者亟身於犬羊巽懦者捧首而鼠竄浚以耿然儒者赤手障之脫圍城走維楊奉命川陝視師江淮再貶而起以至於沒知有君父之讐而不知有身知有國之廢興而不知有生死其志何如哉然迹其平生僅能殄苗劉摧麟猊而不能制兀朮買之命一戰富平盡喪西士符離之潰訖無後功其才何如也故嘗論之浚之學得其大者真見夫讐虜不可與共天臣子之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其志光

明剛大可以掀宇宙麗日星非瑣瑣者比而才不足以充之是以立朝則攻李綱沮趙鼎在師則無以馭曲端制酈瓊然其心固以為忠而知弗及高宗不察至屏之終身則過矣天下之變惟志足以鎮之而才不與焉漢公孫弘之才優於汲黯然寢淮南之謀顧不在弘而在黯誠以黯招之不來揮之不去其志可憚也浚屢跛之餘疑無足用然將士見之勇氣自倍雄傑如兀朮亦聞之動色何哉則以浚興復之志素著於人用浚則帝之志堅中國之氣振戎敵之謀沮不戰而勝形矣夫蘊於方寸而可以幹天下志之用大矣哉然則志立矣才可益乎曰奚而不可學以博

其知克已以擴其量取諸人以裨其不及古之用天下者率如是浚之子栻賢足以及此而天不假年其又非命邪後之論人者無責備於浚欲學浚者不可不求備於已

莊周

莊周自處夫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橫之變也求所以自全於淆亂之世為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為不才然山木以不材而全而主人之鴈以不善鳴而烹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於是過為之計曰吾姑處夫才不才之間而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而窮也天下之事變無常而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盖禍福之來天也而

處之者人繁霜零野則翦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斷其榦則亦安往而不摧故君子之於禍福處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爲之計則狂惑詭亂不知所底若周之爲是已且周信以爲人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福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才不才之禍玉以貴而磨石以賤而琢黿以靈而灼蛇以毒而誅然土壤之易亦苦於耕鋤魚鱉之微亦斃於網罟是將以其才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容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寧

二者之爲愈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北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免是果禍乎哉當夫戰不戰之隙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將以間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餌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間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干莫以利全鉛刀以鈍棄而剉折者率尋常之器梓杞干雲霄萌蘖長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盖昔人嘗有挾重貲而浮於海者聯二舟而中處之私爲之計曰吾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維絶舟解左右固無恙而是人者溺焉嗚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將無與

是人類乎故吾以為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才之間者未必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孔明之鞠躬盡瘁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蘧伯玉之卷而懷之是也當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翦翦以處夫才不才之間也哉

老莊論

老莊薄智慮蔑法度毀仁義侮聖賢欲返於自然而恣其民之自治著逍遙胠篋諸篇以持其說蓋亦激於戰國之變詐亂亡而然耳雖然彼惡覩道之用時之勢乎水無常流因地勢而制其流道無常用因時勢而制其用五常之

無爲非厭於爲也時然耳三王之有爲非樂於爲也彼然耳五帝之時風氣未開民心未漓仁義全於性智慮隱於淳法制泯於化結繩野處草衣木食亦因其可以治而順之耳故曰時也三王之時世變既下民僞益滋仁義必脩而后全知慮必通而后明法度必立而后治書契宮室裳衣火食亦因其所以治者而爲之耳故曰勢也時千變而道亦千變以制其弊道也雖千變以制其弊而未始無一定以爲之常此聖賢之道蓋無適而非自然也昌黎所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達此矣彼老莊者惡足以知此哉夫馬之蹄鬣彼所謂天也爲之羈靮彼所謂人也然

彼知蹄齧之生於馬而不知羈靮之作亦生於馬也何者稻粱之榮實性也耘而耨之人也而亦其性也老莊能恣其榮實而不爲耘耨乎則亦安可恣民之生死而不爲之制也徒一狃於戰國之亂遂以病聖賢而欲廢之不知聖賢不作仁義不脩法度不立知慮不通人類之滅久矣聖賢之立法以禦亂也而豈滋亂哉上古之治民之淳也豈畧於仁義法度知慮之故哉後世之亂民之漓也抑豈詳於仁義法度知慮之過哉譬夫平居無虞則舟以涉險不幸覆溺豈刱舟者之罪耶嗚呼利當興而制之具患將至而爲之防聖人之憂天下後世其深矣彼老莊固亦死

生於覆載之中而獨㕧㕧然動其喙鳥棲於林而疑其林獸藏於藪而怨其藪於林藪乎何損彼㕧㕧者不亦勞甚矣乎

尤齋先生文集卷十三